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吳水考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李棨

謄録監生臣郭洽怡

三吳水考卷十六

明 張内蘊 周大韶 撰

水文考 小序

嘗觀河渠溝洫二書言治水者甚悉葢國之利害所關故備論其事云禹貢紀績玄圭告成後世之追求明德者可考而鏡焉則以聖人之不廢竹素也東南澤國儲餉所寄講求水政其事靡得殫紀

其所經營擘畫必筆之竹簡勒之金石凡以存前事而告來世斯亦嘉惠元元之心非獨媚於文辭鈎奇炫彩沽後世名此與杜征南之沉碑異矣百世而下尋斷碣於荒烟野草之間讀遺文於騷人韻士之筆則經制了然在目慨慕興懐思所以踵乃故蹟篤美前人民瘼其永有瘳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君子所稱三不朽者立言最下而聖賢之功德鴻鉅非託之立言者則不能聲施

後世為後世楷程故言亦足貴也

唐

常熟塘紀功碑　劉允文

其畧曰常熟塘南北之路自城而達百有餘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潮左右强家大族疇接壤制動涉千頃年登萬箱實由灌溉之利故名常熟貞元以來時屬大旱郡守隴西李素原始覩弊則曰在穿導之遂聞於本道廉訪使吏部尚書韓公秉文吳縣主簿李仲方

禀其成規請事疏鑿於是叅井邑之役經費財力而長洲當三之一焉縣宰李暎復善供命乃計工量日俟隙庀徒為利涉之宜袪反壤之害詢蓄洩之勢增遠近之防人不告勞事為永逸塘開地中工畢泉出山澤作氣江湖發源積為長流實自斯肇舟楫鱗集農商景從春秋有施水旱斯備嗟乎塘之堙鬱久矣何壅之無慮而啓之有時非體仁弘多應用高朗曷以越前所未暇逮今而行其志哉

宋

晉陵濬渠記　　　　失名

其畧云常領四邑治吳西境晉陵列為大縣慶歷之元高陽許君愜以大理丞治於斯環按四封周咨野老得申港戚墅竈子三港皆往時溉田之川廢不復治因作圖言狀列於外計司從其請始籲厥衆其集如雲乃畚乃鍤自二年冬十月濬申港凡三十八里引潮水抵城之西北隅潮再至於竈子港去申港三十里

自江口瀆之凡四十里斜趨縣之東北不與申港合戚墅港東南去縣二十里自湖口瀆之凡九十里太湖之舟艑至焉三港之溉申港最博縣大港之側聽民自射其便股引支水分注運瀆東幽等十九小港以釃其利長波之所貫衆渠之所殺凡溉田萬頃計工二十六萬前後凡三月而罷

崑山至和塘記　　丘與權

其畧曰吳城東闉距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

納陽城湖南吐淞江由隄防之不立故風波馳突廢民田以瀦魚鱉民病之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之田膏腴而地下常苦水患乞置官司以畎澮之請令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相視焉朝廷從之王君繼至盡得其利害度長繩短順其故道施之圖繪疏請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也至和初太守呂公有意疏道明年與權爲崑山簿始陳五利一曰便舟楫二曰闢田野三曰復租賦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姦商因

依倣古制役民興作既而令錢君復言之太守於是列而上聞乃誡庸力經遠邇興屯舍宿餱薪既成以授有司郡相元君實總之粤十月治役先設外防以遏上流立横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濬而决焉畚鍤所至皆於平陸蓋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廣六十尺用民力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若干貫米四千六百八十石為橋五十二蒔榆柳五萬七千八百其二河植芰蒲芙渠稱是治小虞自嚴村至於鰻鯏瀆治新

洋江自朱瀝至於清港治山塘自山南至於東濬諸涇六十四浦四十四塘六於是陽城諸湖瀼皆通而及江田無窪瀦民不病涉是役也自城東起二十里曰任浦崑山縣治其東長洲治其西以俗名非便於是論請更之曰至和識年號也

重修崑山塘記

鄭霖

其畧曰吳為澤國三江所滙脉絡貫通自城婁門至崑山七十二里其塘曰至和南吐新洋江北納陽城湖

又有沙湖鰻鯏湖介乎東西之間唯亭以東隷崑山西隷長洲支派連亘澱山湖吳淞江接顧涇黄泗浦以達於海自駟馬橋至金潼橋及新洋江陽城湖兩水交擊之會自黄墓頭至夾潮塘民並湖而居潮水往來淤泥易塞考之圖志厥初水勢茫無畔岸行旅病涉田夫病耕自至和迄今舊跡雖存修治之功不加非復由行之舊或從新洋江出吳淞以至葑門或自明水港泛陽城湖取蠡塘港以達婁門颶風急濤

不惟有楚魚腹之憂陰霾蓄盜又有罹鴻網之患方泉魏公峻以發運節領郡復至和舊規自界牌東至崑山駟馬橋凡二十七里計三千四百二十一丈西至戴墟浦計九百五十四丈又自黄墓頭至夾潮塘七里計九百八十三丈始於季春不越四旬而竣事公又慮港汊紛錯盜夫潛影鹽徒借徑於修葺之暇自涇橋至於陸涇港凡三十二處立柵三層防築堅固禁不踰越共濶一百六十丈用椿木長短一萬一

千七百四十根横柵木五百八十八丈是役也工費出於民者不計出於官者錢二萬二千二百緡米一百一十石有竒是皆增至和塘之未有興於農時人不為病助以衆力人不為擾可以想輿情之所共趨不以役我勞我也

重開支川記　程公許

其畧曰姑蘇𡑞甲浙枝邑常熟復甲姑蘇即名可知已有湖邑承江浦發源也分為支川横貫於中挾以東

舊周涇圍塘白茆浦李王涇咸滙焉南渡前居甿占
冒脉絡弗宣乾弗克瀦溢弗克泄爲畎畝大棘百數
十年閭鄉耆豪右咸思開治竟愓異議淳祐癸卯陶
侯過里憫然嘆曰是川與諸涇交會爲湖海喉襟田
里命脉湮淤硋絶乃爾爰咨於衆耄倪貴賤聞言曲
踊謂非侯不可於是揆延袤視窊隆凖事物貴始於
甲辰仲春七日一指顧頃荷鍤雲如鼓袂風動侯表
衆勞來咸勇於力甫一月竣事由是釃引泉流灌輸

千頃堰岸雄固遠邇混融遂為海邑永永利

華亭縣濬河置閘記　　許克昌

其畧曰惟蘇湖常秀四郡經渠數百畎澮數千脉絡交會旁注側出更相委輸自淞江太湖而注於海而所入之道歲久填閼雨少過涯則泛濫瀰漫决齧隄防浸灌阡陌迺隆興甲申秋八月淫雨害稼明年大饑會有言蘇秀勢最下華亭尤近海十八港皆有堰捍潮可一切决之四湖所瀦水宜為㪷門以便節減上

命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令丞行視其宜姜侯既受
旨即馳布德意諏訪故老周覽川野盡得其便利以
聞曰今宜濬通波大港以爲建瓴之勢又即張涇堰
傍增庳爲高築月河置閘其上謹視水旱以時啓閉
則西北積水順流以達於江東南鹹潮自無從入即
丐以常平之帑贍其役且與守臣鄭聞會其事制許
焉則相與庀徒揆日賦財計功既具以授縣令侍其
銓侍其銓亦健吏也始協謀終盡力威以柅姦說以

使人一木一石一夫一工必手自賦給不可廖匿檢
視作弗容茍簡乃濬河自簳山達青龍江口二十有
七里其深可以負千斛之舟因其土治岸護青墩傍
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為膏腴為閘於邑東南四十
有八里始於仲冬之朔凡五十有五日而畢蓋斂未
嘗及民而民亦若不知有是役也於是耕夫野人相
與來言曰昔也十日不雨吾荷鋤而待澤十日而雨
吾捧土以增防今四州之人自是知耕斂而已雨暘

唯天可也此吾君之澤而二三大夫之功吾儕鄙人下俚盍為我文之其詞曰水横流兮無津涯浩浩洋洋兮誰東之帝不寧兮謀臣來謀臣來兮夙夜水滔滔兮迤而下不塞菼兮但耕稼君王智兮如伯禹川后雨師莫余敢侮且決且溉兮介我稷黍我受一廛兮終善且有汝行四方兮曾不足以餬其口盍歸來兮君王賜我以萬金之畝帝謂兮三臣錫之福兮慰汝勤報吾君兮歲役天施我孫子兮彌豐年

元

吳淞江記　　失名

其畧曰歲甲辰前海道千夫長任仁發以吳淞江故道湮塞使震澤之水失其就下之性為浙西民害上疏條其利病疏導之法中書省以聞命平章徹里八董役民歡呼四集樂於趨事始於大德八年冬十一月西自上海縣界吳淞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洪迤邐入海長三十八里一百八十一步三尺深一丈五尺濶

二十五丈役夫爲數一萬五千爲工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奇至九年二月畢工復置閘竇啓閉以時焉

明

重修捍海塘記　　魏驥

其畧曰大海去海鹽城一里許而洪濤巨浸晝夜舂撞古有塘岸等以捍禦潮汐其保障軍民之功不止海鹽一邑而浙西諸郡皆賴之永樂初塘壞有司以聞

上遣通政使趙公居仁董蘇嘉湖數郡軍民修築僅完宣德中廵撫侍郎周公忱復俾民於塘之内增土五丈仍令嘉興府差夫七百人分方守候遇坍即修歲以為常正統九年風潮大作塘復衝决水溢四境傷民禾稼及郡倉糧知府黄懋復請於朝下布按二司相勘於塘内重築新塘用銀且四十萬因令所屬有罪人納贖以充費景泰五年夏四月僉憲陳公永實領其事乃因塘故址外砌大石内實瓦礫勞來工

役曲盡恩意於是人爭効力費省而功倍之塘廣十有二丈高一丈八尺真足以障怒濤而捍居民矣後之為藩臬為郡縣者嗣其功而時葺之則海隅蒼生豈復墊溺之患乎

重修滬瀆龍王廟記　　范純

其畧云滬瀆龍王廟者祀吳淞江之神也吳淞江為太湖咽喉吐納湖水且資之以溉田而民食頼之以足江界今崑山嘉定上海三縣而淤塞不通已百四十

餘年故潦無所洩旱無所救水患滋甚民食屢艱天順二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崔公廵撫南畿咨訪民隱首及乎江嘉定縣尹龍君晉力請治之公是其議即率君親臨其地觀視咨嗟遂檄三縣各出夫三萬擇日興役且責成於君君至止為二邑倡迺選夫長迺立藁舍迺賑錢米迺時作輟子來雲集歡喜趨事始於庚辰春二月至三月而畢工夫工計一百九十八萬米石計二萬七千錢文計二十萬五千江深一

丈一尺濶十丈二尺長起自夏駕口至孫基浜出舊江一萬三千七百一丈江復通流迤邐入海而神之靈將日昭赫其祀事亦有所託而相為無窮也

重修武進孟瀆閘記　　失名

其畧云工部侍郎周君忱巡撫蘇常諸郡常之武進故有孟瀆河閘以通東南漕運及商販之舟且溉傍近田數千頃歲久閘壞公私病焉常守莫君愚圖改作之以役費繁重謀於周君議以克合遂發往歲節省

稅賦浮費以市材僦工礱石於姑蘇洞庭之山而舟致之郡民皆歡忻趨事作於舊址之南丈餘其下先錯列巨杙貫以長松而後疊石焉東西石甃以丈計為十有六崇以丈計為二有五中廣視縱當八之一南北為鴈翅狀以殺水勢水夾木石鑿以納懸板而上下之經始於宣德八年九月畢工於是年之冬用徒匠以日計二萬三千七百六十木以株計八千九百石以丈計三千五百灰以斛計二十二萬磚以片

計十有三萬始終董其事者知縣朱昶也

上海縣捍患隄記　　修撰錢福

其畧曰吳故多水患而近時尤數且甚皇上宵旰兢惕時則有若鄞進士董君啓之出尹上海承公之意進父老諏厥便得策獻之其言曰邑分東西鄉高下迥絶東抵海障類高亢患旱利於濬西跨五湖鍾震澤下流類卑窪患潦利於防故嘗有濬防之令矣役弗鈞而力偷規弗定而文玩患自若也兹濬則擇其人

嚴其戒而已而防為艱請以民之義孚力贍者督其役且令履畝計防程其工而分督之地濶而防遠者多為之畛以析之以拒漫延使食其地者各効其力而無勞於官役於官者官食之而食之所出處之以權於廪藏無損也又曰農罔獲冬愈隙矣毋俟春溢弗及也且因而食之有助斂不給之義焉何公聞而賢之詳授以區畫之方埤闕之計勸懲之典而聽其行且令曰凡吏呉者式是規浙臬僉事雷公元芳以

其職與聞乎是亦偉而許之君於是奉令惟謹躬率
其僚馮丞以下相利庀材如其策築之應期而成袤
延凡百餘里凡其崇視舊歲漫迹加尺者三蓋丈有
二尺也凡其廣加崇尺者三而其綱三分去一蓋防
制也其側植楊插茭以護之凡其障而築之也析竹
織蘆而匝之以榦凡其材悉出於官凡奪田益隄而
防於埶者官計其地而均其賦於其疆之人而東之
濬者不與焉既而有以水患聞者上乃命工部侍郎

徐公原一率厥屬主事祝君惟貞大舉濬防而何公以下至於董者皆與之君子謂是役也先國之謀而上合馬預民之患而下樂焉創於一邑而四國則焉成於郡議而若出一人焉惟患之捍而饑則賑焉不可泯也乃碑於其地

濬松江蒲滙塘記　　錢溥

其畧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然水至吾松則又分二道而入海蓋西北窪下則自太湖入澱山湖經吳淞江

以入海東北高仰則受杭湖之水達黃浦以入海然
旱惟東南受病其患小水則西北列郡無所歸洩其
患大吳淞江自勝國末湮塞迨今稍遇淫雨即成一
壑國賦虧民艱食矣天順二年都憲崔公巡撫東南
首詢水患以松為尤甚乃舉府判洪俟景徳暨二縣
尹楊昕李紋治之俟等相視以為江之故道雖濬必
合莫若從新地鑿之力易為而功不壞起自大盈浦
東至吳淞江巡司計二萬二千丈又自新涇西南至

蒲滙塘入江計四千丈濶皆一十四丈深皆二丈而
低鄉之潦可洩東北則自曹家溝平地鑿至新場計
三萬餘丈深濶皆與江同又自華涇塘六磊塘鶯脰
湖烏泥涇入浦而高鄉之旱亦免大小聯絡貫通噫
亦勤矣哉用工總三萬五千民雖勞而不怨則圖本
垂永之計孰愈於此哉

長洲沙湖隄記　　大學士吳　寛

其畧曰距郡城東二十里曰沙湖其廣袤各數十里旁

有盜數以行刦為業客舟為風波所阻集於岸下多不能免人患之弘治丙辰工部主事姚君文灝來督水利始白於巡撫都御史朱公謂堤可築公往視之亦曰可築且曰是宜用捲埽法蓋吾治河決時所已試者也謀既恊姚君乃專任其事先是君從工部侍郎徐公濬常熟江口獲葦利之占於民者以為公用及是遂頼其濟夫卒盡力財用畢具工垂成而君移疾去矣今郎中傅君潮來代周行田野水利大興他

日行至沙湖嘆曰是堤之功其可已乎至是廵撫爲都御史彭公復勸相之而堤竟以完告其濶爲丈三尺長爲丈三百六十隱然如城堅壯可久而水勢汪洋安流成渠耕者無浸霪之苦行者無覆溺之憂而賈者無掠奪之恐利何溥於此

重濬七鴉浦記

工部主事姚文灝

其畧云東吳洩水之大道三江之外蘇有三十六浦松有八滙常有運河十四瀆然自海塘作於東南而東

江以塞淞江以微水乃北折併於婁江而溢於七鴉白茆二浦故今之七鴉白茆在三十六浦爲最鉅而要然白茆海口漲沙爲梗惟七鴉獨無他妨且當陽城諸湖之衝而入海又徑但其間爲民居阨塞水性未遂弘治九年乃奏設導河夫於沿江既又議收其直隨時募工十年冬始以常熟崑山二縣近浦之户得二萬二千三百人疏自尤涇東至木樨灣凡五千五百九十丈旬有五日而成計工受直實用夫銀五

千二百七十兩上濶如舊而深倍之下濶直塘兩岸市肆所侵其濶倍舊決放之日衆流奔注郡人歡傳或有道子之績者然不知諸有司之勞也

重濬吳川塘記　　京兆祝允明

其畧云太倉州北數里有塘曰吳川延袤九萬七千一百尺西分源於太湖歴婁江而下由巴城湖新塘以來滙焉東連小塘貫石婆港以達劉家河海潮西突巴城東注清濁交齧又劉家港潮之緯川而西出者

由益鎮塘至是而東北自七了港花浦楊林塘潮之來亦及是而戹渾沙迎合淀壅澱洿可立而待旁田藉沃泄者頻病之歲庚申民吳賢等陳於今廵撫都御史彭公提督水利郎中傅公屬之治農官蘇州府通判陳君暐率太倉州判官黄君譜往相度得其理乃鳩州萬有五千夫崑山千二百夫挑抉塗泥畚鍤雲聚二公躬臨視之初塘身既濶而兩岸既立相去直與下等彭公曰是不然岸稍遇潦當即潰塘立塞

耳乃命削其廉隅俾夷而固啓役於冬十二月訖事於明年春三月中凡濬自徐昌橋至於金雞之口八萬五千一百尺入崑山西段又六千尺廣一百尺底廣四十四尺深九尺猶以民積勞日給導河夫官銀糜三千二百五十兩於是水道流利而田野辟舟楫便租賦復上下頼之

紀績碑　　給事中楊循吉

其畧曰上臨御之七年為弘治甲寅乃睠南顧以茲吴

浙之間數被水患黎民阻飢思大拯救之爰采廷議
特命工部侍郎徐公會同廵撫都御史何公經畧其
事濬築惟謹而以其屬員外郎祝君惟貞從行賛畫
公深惟大江之南自鎮徂杭膏腴千里而震澤瀦聚
其間壅遏不導肆為災沴乃率司府僚吏周廵列郡
盡得其利害公與廵撫公度地計工當用人二十萬
乃足事因創差夫之法一甲三人而以其餘為資給
又别給米人一石先食後役凡在守令罔敢逸息以

是年十一月經始惟蘇之松陵為震澤喉襟而吳淞七浦白茆則奔海之大道利溥而治最急者也乃以萬六千人之長橋疏其竇八十有五又於其外薙荻去澱凡千畝決為通波隨流北折而東又以萬五千人開七浦四十里及鹽鐵尤涇各十餘里又以人八萬開白茆六十里其上曰鮎魚口者湖流之岀是凡四渠為新開河為龍潭洪為白魚洪為落星港盡皆疏之悉徹海焉以吳淞三江要道水下最捷乃以人

萬五千開其下流凡七十里以復江之舊常州之境宜興百瀆及江陰入江諸港歲久湮塞乃開瀆五十放之太湖又開港三導運河入江用人亦五萬公又以諸漊不通則苕霅之水不得入於太湖通而不為之隄則水乘風返溢為其旁災則發人二萬開漊七十有二作石隄七十里以利湖州又濬西湖利杭又作石隄三十里利嘉興蓋上源下流鈞修並治水以大通六郡人士胥慶歷觀前代致力於斯者非不甚

衆亦未有若今日之大者則稔嵗之臻有不加於前乎哉

新鑿都臺浦記　潘暄

其畧曰都御史崔公廵撫畿甸咨詢利病謂農畝所資水利為急惟松郡上海東南有田萬頃嵗入萬石舊有曹家溝蜿蜒横亘浦之左右里凡百十二區計一十有六人民數百萬家引潮灌田素為生業淤塞日久民食用艱先是郡侯葉公邑令李君欲事疏鑿以

瀕歲荒歉未果茲遇都臺下采民言遂選郡判洪公景德職司其事率夫萬有五千統制千夫長若干名百夫長若干名調度勞來翕然趨事時以兼疏吳淞江統夫人幾二萬仍分委鹽司副使贊襄其事經始於天順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畢工於四月八日河之長計三萬餘丈濶一十餘丈深二丈於是萬姓交懽忘其勞勩目之曰都臺浦云

松江府水利圩圖序　大學士少師徐　階

松澤國也水行田疇間若奕道然民因謂其田曰圩圩也者圍也言圍於水也循水而堤焉者田圩岸所以禦潦水使不得入又穴之以洩田中之水使注諸川也歲多雨或川流壅塞水溢於圩寸則田以漂溺而民以告饑故松之利惟水水為大其害亦惟水水為大乃其政則惟治水為急焉國初郡邑水利皆有專官又數遣大臣為之經畫夏忠靖周文襄其最著者也承平既久吏習於懈民狃於安水淤不疏岸缺不補及

倭患作而上下胥奔於兵莫或於農為意由是田之
圩岸毁且踰半歲屢有水災民就貧而國之額稅亦
多負矣萬歷六年皇上深惟本末哀矜下民簡命侍
御林君督有司治之君乘單舸東傳於海西至於江
中歷湖泖浦涇溪滙冒寒暑凌風濤相原隰之形與
水之勢濬大川六支流四十七港浜之小者九十有
一求圩岸之故迹盡修築之踰年功以成告民知潦
之有備懽然復趨於農流徙之歸者如市君曰此其

利誠溥矣然非籍無以訓於久遠使勿廢也檄吾郡守閤侯圖而梓之侯以示予予曰昔在禹貢第九州之賦揚州厥田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則田之卑賦之重可知而禹萬世所稱神聖人也乃其荒度之方自濬畎澮距川盡力溝洫之外非有能益其卑去其重也今松固揚州之域圩岸者又畎澮溝洫之遺制也則松之治水其道無外於圩岸之修築抑又可知林君身督其成復計久遠而為之籍誠可謂訏猷也已

然文武之政雖頼方策以考見而疆界之壞於暴君汚吏典章之去於害己亦自戰國而已然則兹籍可必恃以訓後乎自古天下事有人焉則興無人則廢此定理也故使前乎此有人如林君則所謂圩岸當無俟君之修築後乎此有人如林君則今之圩岸可以恒存而平成之績永頼於萬世然未易前知也仰惟皇上方以仁義為治天下士忻忻向風焉夫為吏而不能紓民之憂仁者弗為也事君而不能任其事

義者所不敢出也令而後懐仁抱義之士踵相接以立於朝則君之成績雖莫為之紀述猶當有慕而繼焉矧其大書深刻炳然在乎予不敏敢遂稽首為吾君吾民賀林君名應訓字子啓閩之懐安人隆慶辛未進士閻侯名邦寧字仲謐開封原武人戊辰進士其丞倅以下凡有勞者並列名左方

蘇州府水利圩圖序　大學士太保嚴　訥

今天下之墾田當司農鉅供者蘇松為最蘇城介在湖

海厥土塗泥利害以水圩岸者所以隄水而田即周禮稻人匠人所掌塗防者也田甚下隰岸則陡立如城河循其外而中田焉禾在田雖芃芃起矣而河流猶出其上舟行者葢俯而窺也岸或咫隙莫禦而田且沛澤矣其田之最高阜去水遠而水不及溉者則又終古潟鹵田在上下壤之間土厚而水深則號稱膏腴以其得水蓄洩可為旱潦備也而所為能蓄洩者以有圩岸耳歲苦旱則河之水續桔槔而上以入

於田河不龜圻田不乏溉歲苦潦則岸水出於河而岸障之雖勞人力不盡待命於天自三江道湮疏釃失宜恒雨注積而無從尾閭也水襄於岸寸而膏腴汩爲巨浸不能與下隰者論良瘠矣廟堂深惟國計軫念民瘼枚擇憲臣專董水政而閩之林公實來公承簡書之重躬橇載之勤周爰咨諏尋源徹委决壅導積滌淤存滙塘之浦之涇之港之溪之閘之以爲宣節之大計者既殫厥心矣條縷其目知圩岸爲切

務而修築焉甲令高缺令補廢令興薄令倍而厚浮令杵而堅規畫既定先有司而躬督察之東馳西顧不遑寧處自庚辰歲農隙始事凡閲歲而次第告成方歲之勞也故老相傳說以為正德之庚午嘉靖之辛酉以及於今顧辛酉之潦纔匝昏旦而漂没無算令雨浹旬彌月而民幸不悉魚者伊誰力耶先見之預圖而成勞之陰賜也公以由溺引責而不以禦災伐功嗣厥胼胝聿觀厥成盍至兹謀及圩岸而公之

大造民者悉巨細矣使公緒之就先三歲民將不知災而且忘公力於何有然今而後其蒙福被慶何限也且圩岸之有無其利害彰彰也農民櫛沐蘼裂罄室竭力於田而婦子懸命焉寧束手於一朝之患號呼奔走其旁痛莫之救而獨不為先事之備余恠而求其說矣每圩田畝姑以千計田其中者姑以百計百家之中有十不恊力而九十家者修築之無益也農雖值有年僅給俯仰困於潦而轉徙者衆矣宜未

暇為圩岸計岸土取於田岸寛則田窄小民愚不察其損小而利大也惜不忍令令出於官何力不恊遠近風行咸德上佚道之使永圖之懐誰不子來誰復惜小況公誠意感孚一時司牧者競心公心勸相多方視民之私計者功相萬矣故圩岸之利不難知難在公之悉民隱而為之任之也公績不磨而有紹之者民其永頼哉夫述禹貢書河渠志溝洫者古今稽之圩圖册慮遠也公曩歲有事我常熟白茅所謂塘

之者也余切記之兹冊太守朱公示予而屬予序以余郡人也余雖不文也敢辭諸

重濬白茆塘記　　嚴訥

治江南之水之使之頗設也在萬歴初禩而侍御閩省雲源林公其第一人云江南之雜滙具區其入於海也繇吳淞江諸川而吾邑常熟有塘曰白茆者亦其一云是塘也自余所睹記嘉靖間嘗一大濬之歲久漸湮而田收不饒頃歲稍稍疏之閘於海壖葢余文

甫勒珉而閘以不堅圮矣中丞海公撫吴忽操艇臨視鋭意仍大濬中作而會公遷其志未畢今天子踐阼方與宰相恊籌所以利天下者會中丞凌公疏請興江南之水利謂必以憲臣領治水事而顓其任乃可以行便宜計久遠而責其成功公時在南臺敏練毅直與望咸屬於是廷臣共推轂公遂簡在帝心爰有特命重之以璽書新之以符章而克是使者自公始矣公既弭節境上則延見諸搢紳父老講求源委

一中窾則念以為興事役衆必資於財夫所謂治水者本以利民也民未蒙利而顧先索財於民乎況民瘵已極即索之必無有乎縱民不以為厲已也而心乎民者忍乎則與撫院胡公按院前胡公令田公集諸長吏計之先是正供之賦有所謂宗人府禄糧者民見謂可緩而歲逋以為常繫法宜追徵可得金三百四十有奇民居並塘年蝕水道而租匿不入繫法宜追奪可得金二萬一千有奇於是邑令留侯言

於郡守李侯而達之而公移檄韙之夫其追奪者民甘之矣而其追徵者則以歲比大祲民逋如故而金數不贏公則又與兵道按察使前馮公令徐公詳計之適有江上練兵羨金貯之閏州遂携取八百有奇而輻輳焉財用既庀則倣周禮救荒之意募厥無饘者即以工直給而賑之菜色樂趨畚鍤雲舉公躬率其屬蚤夜董督殫神劬形即胼胝不辭即皯黣不憚有舟車橇梮之遺風焉袤凡四十里有奇為丈八千

有奇廣凡十二丈深凡丈有二尺凡再閱月而塘則大通葢今撫院孫公暨今守朱侯至而共慶厥成矣嚴子曰夫天下之事圖之貴豫為之貴力守之貴恒全此三者則事蔑不濟夫江南厥田惟下下而厥賦則上上者利於水也誠利於水則惟是為務可矣而司牧者率弁髦視之阡陌之間蹤且絶焉而遑理溝洫乎職水利者朝非不除而徒寄空名不覈事實即陂澤細流且莫知殷引釃灌而况其鉅者乎間有奮

而任者時迫於守之數易而急隳於怨謗之叢與僅塗飾而可觀多呰窳而不確亦其勢然也異時役既就緒猶謂湖海之交水十泥五易於淤積嘗置導河之艘導河之夫使歲導之其後有司廷之而夫也艘也誰何之者鮮矣今欲圖於豫力於為恒於守自非設顓使也得乎廟堂有見哉而簡及於公可不謂得人哉塘之方濬也會連歲淫雨亘數百里水猥溢溢賴是塘漸泄之如不然者坰野田廬汩漂無論即闤

闤官亭當亦在浸中自是以後水茍不甚溢其泄滋易歲即旱亦有海水由塘而入可桔槔挹也潟鹵之原獲溉以腴沮洳之隰免於墊溺將歲之所收畝可數鍾正賦足供而農粟尚餘公私藉之水誠利哉夫觀於一塘而他川可知觀於吾一邑而他州郡可知公之功何其大也公又議復異時導河之制檄有司每歲於冬春農隙之時役夫乘艘導之必勤毋得茍應故事即泥水溷衝激不填而塘得永通公之功又

何其久也葢昔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吾今亦云而鄭白諸渠民歌之史志之千載而下侈為美談江南人德公安知不遂號稱林塘而傳盛於竹帛間耶公之屬蘇司馬王侯而下如邑尉王儼輩奉公令惟謹各效有勞績其列碑陰而王侯留侯其賢能較著公謂王侯識見精經畫當謂留侯寛得衆廉生威特為之剡薦於朝上名尚書而公之知人善任也喆哉

常州府水利圖冊序　吏部尚書劉光濟

昔太史公作河渠書首叙大禹治水之績乃曰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乂安而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夷考夏書所載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古今言三吳水利者無以易此夫三吳諸郡東南奥區也往者數被水患當事者議興大役開劉家港以入海開白茆港以入江濬吳淞江南北兩崖以引太湖諸水拯治之法稱善矣然事竣則代後命臬臣兼攝人無専責而内地溝洫之政畧而不講以故或湮或溢卒無永利而

害乘之惟我聖天子臨御以來凡海内利病民生休戚罔不咨於良弼嘉猷虛懷聽納惟兹三吳水利上厪九重宵旰之憂萬歷丁丑特採廷議擇臺臣之有材識者俾之董治必底績乃代於是侍御林公應訓奉璽書祇受廟謨攬轡吳中遠稽往牒近訪輿論周爰咨諏廵行於沮洳雈葦之區相其原隰遡其委源因天之時順地之宜䟽滌壅遏以引以注爰條治田六事檄郡邑長吏率其屬以勸相三農皇皇焉車不

停軌歷五載而丕績用成慮夫歲乆而法弛也圖而志之是圖也刻之吾常者也常居蘇松上游其屬邑有五而地勢各殊昔人謂吴淞江被災宜多穿毘陵郡西洞河以分殺之正統間周文襄請築金陵五堰以障上水穿百瀆於震澤以導下流繪魚鱗圖以稽畎澮茲圖則加詳矣總之一郡以提其綱列之五邑以挈其領疆界既明悉引之説若江若湖若氿若河若瀆若港若浦若蕩若浜若陂池若圩塍堰碶若隄

防津梁埽牐之區罔不具列而五邑之地形燦然在目宜障也宜洩也宜疏也瀦也小者役以民力大者資以官帑精神心術之所運用殆為千百年計乎後之視今者按圖而索之可也而侍御公之績偉矣予恒竊嘆朝廷設官興修水利以惠養元元而實效未臻水患薦至民用阻飢至煩主上憂屢下蠲賑之令損賦額以恤之而後民困始蘇曷故哉夫任事之臣狃於故常者小智也休於豪黠者保祿也責效旦夕

者邀功也監司不能責之長吏長吏不能責之僚屬是以虛文相應負國而厲民今林公之蒞吳也精白乃心夙夜勤事予從田野間望旌旄一歲中按部者凡幾而不言勞吾郡守穆公煒矢猷宣力輸共濟之忠偕其僚佐萬公輝暨諸邑之長吏從事於阡陌間躬自勸相而不言勞是以利興害去臻乂安之績以對揚天子之休命兹圖也特其跡焉耳予承郡公之委敬為之序以告夫繼事者

鎮江府水利圖說序

祭酒姜　寶

雲源林侍御公奉專勑領特差治水江南既五年且竣事蘇松常三府皆刋行水利圖記以紀成功而我鎮江則郡大夫龍谷王公取諸丹徒金壇及我丹陽三令長所撰述而總其條貫者也丹徒為鄉八曰崇德曰大慈曰長樂曰義里曰平昌曰高平曰洞仙曰丹徒圖與說各二十有四丹陽為鄉十曰練塘曰壽安曰太平曰石城曰高牧曰桂仙曰永和曰永濟曰仁

信曰尚徳圖與説各十有二金壇分高中低為鄉三為區十圖十二而説則十焉中間水利在丹徒有山鄉有沙鄉其沙鄉有水有旱宜瀦宜洩宜隄防圖與説備矣丹陽金壇因地形之高下為幹支河港為洲為圩其宜瀦宜洩宜隄防圖與説亦備矣又中間為橋為閘為岍凡有關水利者無不載開濬修築凡公所嘗規畫以底績亦無不編摹而纂著也届期入梓龍谷公造予廬屬為序予惟鎮江之水利以漕河為

先漕河以丹陽為先丹陽居丹徒金壇地之中受練湖之水以濟運也故丹陽之漕河以治練湖為先練湖上受諸山之水勢奔騰難於蓄而漕河居蘇松常上流地形高而易於走洩也故湖以治湖閘為先河以治河閘為先湖閘治令蓄河閘治令不走洩矣然而運回船每梗河閘不得閉故欲使運回船不梗河閘令得閉也以開武進之孟瀆河令放行運回船為先前時公嘗究心及此而僉同前撫按兩臺胡公郭

公議孟瀆河開矣然而運回船不盡由以入也湖閘治矣河閘上修京口下修呂城奔牛中於麥舟尹公兩橋兩設閘丞口以待下板閘水而今者則又創增陵口閘矣然而閘之不得閉以官舫往來恐猶然如昔也每冬月苦丹徒丹陽之民以挑漕河而我丹陽之民尤苦每冬月之挑漕河也是果誰之責歟予惟閘以蓄水閘可以蓄水而運苟有濟則漕河可以不挑故使閘設而得閉也可蓄水以濟運亦可蓄水以

免民挑河紲其事則惟撫臺與漕臺得專之蓋撫臺
主起運漕臺主趲運運船空而回撫臺儻先期令曰
由孟河入不由孟河入於本船之官旗罰無赦河閘
當以時閉漕臺儻亦先期令曰閘設而不閉與無閘
同閘應以時閉而或不閉也於本地方之所司罰無
赦閘閉矣運回船由孟瀆河入矣如是又告總漕於
淮亦無或有所異同而可否也湖之得以蓄者下於
河閘閉而河之得以蓄者不走洩也於是漕舟無不

通行漕事無不濟而丹徒丹陽之民可不苦每冬月之挑河矣此乃撫臺漕臺事也然則公獨無責歟蘇松常之興水利利於挑濬我鎮江他水利亦利於挑濬而獨漕河應挑濬乃利於不挑濬而法亦可以不挑濬也又何歟予又惟蘇松常之興水利也利農田以足國課也為民以為國也我鎮江之興水利也他亦與三府同獨漕河求有濟於國運亦求無病於民生也為國亦以為民也公嘗勞心籌此矣顧漕河之

水利公得與而不得專公所得專者公為之公所不得專者公告之撫漕三臺一如予言相與處官舫之往來講求為禁令務有以相濟而相成焉公雖不得專為亦猶公為之是則我鎮江水利之大者也諸如所當開濬而修築既經公規畫以底績郡縣諸公者亦既一一奉行而編摹纂著之為圖說美矣備矣當無以予言為也是為序

吳江水利功成碑　　左給事中徐思曾

三吳水利屢壞屢修蓋無一不厪宸慮云然考其議論之紛紜經畫之詳畧財力之贏詘勲業之鉅細與夫志之行不行則存乎時與人焉耳嘉靖甲辰而後闕焉而弗修由是水沴頻仍歲數不登公賦日逋民生日蹙識者憂之今天子冲聖思惟邦本軫念吳農俞言官之請簡命御史林公顒董厥務時公方領臺檄廵視下江處奉璽書按行部縣惟我吳江據江湖之交會水道之咽喉視他處尤亟公周爰相度咨詢羣

策而以獨智斷之知吳家港為太湖東注之口也於是乎首濬其淤知長橋南北兩灘為湖水駐滙之區也於是乎斥私占之田令復其舊而窪其中知龎山湖為通江入海之道也於是乎闢隘撅淢引其中之蓄聚而瀉之斯為兩流其一東北行由吳淞江入海其一東行由黄浦入海咸得所歸已又濬三江等九橋修石塘開百竇疏南北運河以利漕舟已又葺長橋築兩灘積土以防復隍之虞迺稽吉典遷太湖神

祠重建三忠三高兩祠及垂虹等亭凡諸造作次第興舉其數土以方計之為三萬二千一百有奇其夫庸以兩計之為一萬二千九百有奇其塘竇橋亭祠屋木石瓴甓工匠之需為金一千一百四十八兩有奇凡此經費盡出蕩户財力兼輸悉從民便間推有才幹者若干人以為之而齊民不濫及焉以萬歴五年十一月庚寅始作而以明年四月壬辰告成至是而吾邑之水利可謂完且美矣公猶以為未也創治

田六事鋟梓以頒農甿使自相養葢公於是時焦勞

劬勤晝不寧居夜不安寢故能綜理周詳人樂趨之

不半載而奏績且有永圖以稱塞我皇上援拯吳民

之至意於乎休哉今而後惟願良有司培公之成績

揚公之六事即天數未可知吾意非有天災歲鮮不

登自是貢賦可充生養可遂其為久遠之利歟此特

論吾邑耳其他郡縣別自有記是舉也先時協理則

前廵撫都御史永豐宋公儀望今廵撫都御史永昌

胡公執禮前廵按御史魏縣郭思極金谿王民順前郡守成安吳公善言臨事賛襄則今廵按御史餘姚胡公時化前兵備叅政永嘉王公叔杲攝兵備事督糧叅政蘭谿徐公用檢今兵備按察使慈谿馮公叔吉郡守玉田李侯充實若貳守萬安劉君崑南康王君事聖商確裁度勞績孔多貳守錢塘施君之藩覈實報功不誣不隱貳守邢臺侯君師顔通判堂邑許君雲濤祥符段君文清推官濬縣赫君瀛與聞斯議

於法得書縣令南城王君一言斟酌運量纖悉無遺
至於分區督率則署教諭事舉人臨川陳君文燦以
才借委縣丞興山萬君鳳至興寧張君家喻主簿鄖
縣李君三省永康陳君球典史宜城劉君遇明震澤
司侯鈌廵檢金谿張楠朝夕勤勞咸有成效而前縣
丞今陝西苑馬寺主簿泗水呂君品初亦與議焉至
於考圖指説裨益講畫則周生大韶也其他效勞者
役人多不載則並列於碑陰云曾嘗聞父老云三吳

治水惟正德辛巳之役最鉅費最多而訖無實效噫
此其故難言之矣視兹工大費小一勞永逸者相去
何如哉搢紳士庶僉謂宜有刻石以紀美實而縣令
王君來以命曽辭不獲乃書其顛末及功成之歳月
而系以銘詞曰我邑庳濕湖水所趨下流弗濬水迺
其居兩灘之交淤為畦畛私其膏腴水道以梗吭搤
迺閉孰洩孰容氾濫狂奔害我三農繇晉迄元非不
疏濬時移勢改莫救饑饉暨入我朝屢壓宸衷勅使

修築凡十餘通疇功最鉅夏周徐吕閭有弗終大都克舉兹逢聖主憫念東南聞言即行璽書下頒憲臣祗承夙夜靡及爰咨藩臬以逮郡邑上議既同下亦稱便出力出財時罔胥怨斥廢占田豪右帖柔除害興利要在咽喉咽喉既通我邑斯乂遂導下流望海而逝迺條六事播告羣農勞來勸相人爭驩從繄公之功維帝之德稽首勒銘昭示無極

吳淞江紀功碑銘　　僉事陳允升

夏書稱三江既入震澤厎定葢禹治東南之水其詳不可得聞而其大要不出乎此後世水學失傳非惟治法不講而三江之説紛紛迄無定論唯吳淞江為震澤入海之道自古及今莫之能易其為三江之一無疑今按江源出吳江長橋下經長洲崑山青浦嘉定四邑之地抵上海縣入海前代修治之蹟姑未暇論

國朝二百年來有事於東南水利者非一惟永樂中夏忠靖公於吳淞江為畧正正統以來並皆濬治至

隆慶初御史中丞海公來為廵撫尤鋭意焉於是自
嘉定之祁艾以至入海之口八十里間咸通流無滯
然一時工費悉取諸豪家以故謗讟易興而全江之
工弗竟逮今皇帝嗣位之五年時念東南財賦重地
會有以蘇松水利為言者上首俞之而侍御林公實
奉璽書專蒞其事惟是吴淞江於水利最鉅濬治既
成有司者俾升紀其始末升甞謂水在天地間猶血
脉之在人身也茍不能養人則鮮有不為病者往者

大江之北河水横流災被數郡頻年不息至上厪宵
旰沉璧馬祭之所以為捍治之具亦多術矣而迄未
底績因竊計以為江南之事其可憂莫切於此及公
既至則兼採衆長斷以已見相地之勢因天之時均
四縣之力協謀於督撫中丞胡公前叅政王公令按
察使馮公各相繼營度以賛成事自崑山之漫水港
東至艾祁凡六十里隨其通塞廣狹施工各有差公
復往來江上時加省視始於萬歷六年三月辛未迄

於四月辛丑而江工告成而千墩夏駕大小二閘之工亦不日而就夫然後漫水以西則遡乎上游艾祁以東則沿乎海中丞之績而全江皆通流矣至其工費所出或取之灘占或取之贖鍰或取導河修河諸課上無損於國帑下無加於編氓為力省而成功鉅數十年壅閼旁潰之水一旦咸受厥職如宣導血脉融液流暢不復為病而適以養人豈非江南之民之厚幸歟是役也用夫四萬二千餘人用銀二萬四千

九百餘兩錢八萬有奇爲日者三旬而畢董其役者郡貳王侯事聖崑山令程侯達經其費者郡守李侯克實郡貳劉侯崑嘉定令徐侯上達長洲令李侯堯民吳縣令郝侯國章畫地而程工者領佐之屬凡十人不能悉書他若疏别江源於長橋之下事在吳江當自有志故不書林公名應訓閩之懐安人王公名叔杲浙之永嘉人馮公名叔吉慈谿人銘曰禹定震澤實疏三江攏束百川以截湯湯時惟吳淞三江之

一二江多湮疏水為疾歴世濬之隨復湮塞横流莫
制害兹稼穡民困國匱帝用斯惻乃詢乃謀僉曰公
能誕命惟公承命以行乃相厥勢乃度厥形取財借
力經費揆程萬夫營營乃鍤乃畚款廣厥壅斥舊流
新溉灌田疇浸潤溝塍惟兹墊下化為膏凝三農歡
呼百穀用登昔嘗理水罔或克成惟公之來百廢具
興西門治鄴鄭國鑿涇王景修卞杜預疏荆方公之
功並駕齊聲既富我國既饒我民竭心公朝以沃湛

恩刻銘貞石永煥千春

重濬三丈浦記

御史錢　岱

吳人之命懸於水利在吳虞急在虞西北鄙急夫西北土瘠而高其下者病潦葢雨暘交稱困環西北灌泄者維三丈浦浦最濶為丈三十有三父老取其奇以名浦起禄園洎土塘河袤亘四十餘里以浦為命浦又東南入海道徼獨西北鄙頼之弘治末浦淤中不能置刀焉西北之民亡所歸命言於有司有司難其

費計無所出我王世父參知公奏記舒侍御請濬之侍御曰俞乃發四郡金錢濬浦浦如故自嘉靖乙未四十里之内無論士庶宰官到於今交口德侍御與參知覩茲浦而思功者幾埒河洛云顧浦納海潮汐水至則挾泥沙而入水平則積積久則淤至隆慶中而西北鄙之民憂復如故不佞兒時記憶家大人為不佞言若曹幸而貴毋忘王世父之業則吾可以謝茲土矣不佞聞而識之葢二十餘年會侍御林公奉

天子璽書按吳經畧河渠不佞始得從臾林公曰浦
幸及公修治事易功倍久則浦益淤費益不貲西北
之民不知所終敢請命於使君使君幸過聽而許之
檄治兵使者與郡邑吏議議定屬郡丞王公與令留
侯綱紀其事括帑金得五千八百有奇不以煩四郡
畚鍤之役料濵河之民授直分濬不以勤一邑經始
於今上八年二月二十日迄工於三月二十五日不
以害三時浦長四千一百四十丈有奇廣十丈有奇

深八尺有奇浦復如嘉靖乙未時西北鄙自今有秋
亡污萊苦矣當林公下議時稱不便者十人而九及
臻厥成則人人交口頌謂林公再造我西北鄙也且
畏壘視焉嗟乎慮始誠難哉林公名應訓舒公名汀
王世父名泮林與舒皆閩人舒與王世父林與岱皆
同舉進士斯亦以奇矣是役也王公名事聖南康人
留公名震臣晉江人邑丞而下凡有勞於浦者書姓
氏于碑陰

濬洮湖下流二港工成碑　御史于業撰

天之愛民甚矣以我聖祖挺生克肖其徳授以革命之權全賦所覆之民而再造焉唐虞以來統宇盡歸版圖自元之季百川潰靈神禹所經悉湮滅失故道蒼生曷賴焉是以登極初即詔天下修水利三輔重地加意獨殷傚單鍔之策任重臣詔以便宜俾呉瀆之土可耕無曠非開闢之一覩哉以傳聖子神孫憲章萬世仰惟皇上冲年御極敬天法祖重親民之官核

以久任封章闢民瘼者下旨申飭一事無慮百言意

何渥哉歲丁丑星象示異占者主吳越大水尋果水

災相仍積歲不登事迫徵則十室九懸無從措辦老

幼填於溝壑强壯驅而為盜此難在科賅也議蠲免

則以一歲之課供一歲之需司農猶然告匱取不盈

焉用何以充此難在經費也不得已而以改兑寓蠲

錙銖之微無裨殘喘價折之數浮於時直上則糧不

充額下則折反傷農公私且交病矣此水之為災也

一疏能盡狀哉帝聞之惻然以諭輔臣謂臨御未久而星變水災相仍迭警不能省愆修德以回天譴其何以見於郊廟事干彌災者亟集議以行輔臣惕然引愆燮理竭猷入告謂民之命懸於農而農尤以水利為命三吳財賦當天下半圖拯卹而昧先事之防吳其為壑矣軍儲奚取給焉匡濟時艱非壯猷藎臣以握治水之權不可慫之廷論得御史林公應訓一人焉以薦制曰可江防水政其並以勅於是御史軫

輔郡之重切己溺之憂考圖經之故踵神禹之謨究
致災之因訪永賴之畧疆域所轄僻塢必臨嘗陟高
麗天目諸山以探河源由長蕩浮東滆泝震澤諸湖
放於三江以達於海水之分合源委高宜蓄卑宜洩
明若燭照然迺喜而擊節自誓曰謭予祗役叨率羣
工先漕渠而後支河先三江而後百瀆先泖湖而後
萬洋庶東南可奠而宵旰可紓敢不秉忠竭力有如
此水迺復移檄觀察使李公頤曰四郡治河督於一

道稽察吏治合以河工為先時核其狀而奬戒其用命不用命以胥成功檄知府鍾君庚陽曰三邑水災金壇為甚可與佐百姓者唯良二千石必理難危蘇窮困而後可以稱良其率吏亟圖之檄通判楊君棟曰職專水利合以水德自修水失其職災及於穀水官失其職災及於民其洗心導利於民無貽以災檄知縣劉君美曰金沙居徒陽之下被災雖重蒙卹無幾若濬下流以殺水勢則旱潦可備以此卹民不猶

愈於賑乎其無辭胼胝觀察使迺行部貞憲率羣僚以御史所誓者各矢諸心而復以御史所檄者奉行唯謹先是令長究心溝洫悉以應濬之由具圖説以報上之八年秋會官核其故按邑之水發源長麗二山其流八十四汊注於高湖江潮由荆城合焉中流入縣治西流逺十字河東流逺錢資蕩南並滙於思湖即名白龍蕩西則方茅丫髻諸水合流下新河諸港南則溧陽五堰諸水分流下清水諸瀆總注於洮

湖一名長蕩袤廣以里計百有二十而遥湖東之港四曰右山曰徐村曰燕子曰下湯右山港石骨難鑿徐村港倒流入湖惟濬堵庄河以洩燕子港之水濬白橋河以洩下湯港之水合於獅子口濬皇里埠河以洩二港之水計二十里許前代曽通今塞因舊而疏爲力甚易埠河一通則洮湖巨流盡洩於東滆湖下震澤分流三江而歸於海此輿圖之大較也但蒲村迤西屬金壇蒲村迤東屬武進必也移文督官各

濬其地無相推諉功乃可奏冬十月令長具文請於御史臺御史曰是時方治漕越令春迺度工鳩夫邑之為區十為都三十有六甲僉夫二名甲積而里里積而都而總之以區得夫二百二十餘名通十區計之得夫二千二百名有奇如期趨令畚鍤咸集以遠近為更番以勞逸為增减淺者鑿之使深狹者闢之使濶逶迤高下相地經營積土成隄望之如崇墉工幾竣御史按部閱之以詢以勞一方懽聲動地以手

加額迺嘆曰難於慮始可與樂成茲非明徵哉是役
也府判盡瘁任勞令長殫心綜理不三月而落成埠
河屬之晉陵者通判萬輝知縣孫一俊一體為民受
成勤督次第完如白河從此江左泉流一瀉千里以
海為歸豈惟金壇低田永無水患而宜溧二邑亦均
沾無疆焉在昔神禹導三江以定震澤三江者震澤
之下流也順以導之而底定成是故萬世稱烈焉漢
史遷固志河渠自禹而下如西門豹史起鄭國者謂

能疏渠灌農亦録而不泯若夫御史蹈神禹之智以鑿泖湖下流而數邦之墊溺以拯此其功垂萬世寧不與河洛同流軼古今哉邦人感平成之澤立石白橋令于業屬文以紀業雖謭陋安敢昧天良而不叙初末以昭示四方御史慷慨有大節天下大事可屬而正直之聲安攘之績炳烺頌之宇内如一口此不書書其能嗣禹功也爰掇民謳調爲詩章俾邦人歌之勿忘以詔來者且以俟修國史者採焉其詞曰高

皇受命撫有萬方元嵎失守百川潰防臨馭伊始憂
民失養禹跡既堙三吳沉壤策倣單鍔任官經營以
疏以瀹澤國用平既奠海壖根本以締丕顯鴻謨垂
憲萬禩列聖紹之守而彌昌以迄皇帝早御明堂加
惠元元首重司牧久任旌廉貽民以福乃歲丁丑仁
愛自天彗星西現光犯斗躔占主大水斗女之境陰
霖成壑全吳災青麥沉禾腐歲比不登流亡載道舉
目可矜惟正有供徵之必斃將欲蠲之軍儲曷濟顛

連疾苦其誰與瘳肉食秦越其誰與籌疏陳天子咨
嗟不悅詢及輔臣惴焉恩缺上下交儆其如民何救
災何策水利實多資才荒度迺勤綸音以叅輿論僉
曰御史御史為誰林公其人忠藎天植經濟絕倫政
府薦之彤廷稱意專勅寄之欽哉攬轡念茲四輔病
切膏肓嗷嗷殘喘以待劻勷迺自茅山轉陟天目僻
塢必臨以窮源瀆初乘長蕩載桴太湖周覽三江竭
於海隅四輔既經明如指掌載考圖經擘節自賞矢

心拯溺逞卹其身以徼所司宣命諄諄相時揆策總之兵憲貞度飭僚咸靖以獻爰考潤州吳之上游江潮東注曲阿幷收兼以長麗發源百折三茅會流五堰倒洩以滙洮湖下港並堙湖水漭溢遐邇沉淪六熟無秋萬分困苦下流弗疏荒災誰撫右山難鑿徐林塞堙下湯燕子浩浩其川堵莊既淤白橋流梗越乎蒲村埠頭如嶺二港克濬百瀆遂通江左横流歸於海東以陳憲臺慨然允曰鳩工興役無緩無忽令

長悦使里甲量編府判督之慰勞加焉畚鍤咸集相
地深淺以節民力酌量增減如法鑿之得泉如洪築
土成隄其高如墉工將告竣繡衣親按慮始雖艱樂
成何恐白河之役金沙力勝皇里之績實頼晉陵羣
力雖集伊誰指畫神禹再生不鑿之策既排既决水
勢自消四境杜患三邑祲銷始時農民耕桑全窘暑
雨祈寒凍餒難忍始時災民枵腹嗷嗷額徵無赦剥
膚朘膏積歳告亟救死無計何時患除再生平世邦

人令頌天子聖明擇賢持憲保我黎民邦人令感御史恩沐旱潦無虞以蓄百穀代天廵狩五易星霜以奠東南上紓未央迺卜河陽圖建亭宇樹石勒勲遠娩神禹春秋祝歌風雨無愆明良相慶億萬斯年

修四區大蕩都圩閘記　　御史于業撰

金壇古曲阿也南襟洮湖而三茅環列西隅二溧邑連焉勝國前江漢從潯陽而下分流石臼諸湖合宣歙千里之水經溧之五堰注於東西二溻湖而西溻即

洮湖別名由百瀆下震澤流分三江而歸於海聯絡吳邦千有餘里皆澤國之墟皆沃壤也我太祖高皇帝撫有萬方命官疆理三吳築東壩以捍江漢上流而澤國沮洳之土至窪者皆出水而可圩永樂後周文襄公經畧一十九年荒坰僻塢必勘必躬於是乎湖瀆隈陂悉墾之而為畎畝履畝科焉吾邑在潤州最下而四區大蕩都圩則又下之下者不堤則外水無障而易以潦不渠則内水無蓄而易以旱不閘則

蓄洩無備而旱潦皆災圩民病之正德中劉莊襄公宰金壇問民病苦興修境內水利慮荒圩之病民也嘗率衆築堤鑿渠而給貲以治閘民賴之矣顧水衝波齧歲久易傾鑿者湮築者塌而司蓄洩者與無閘同迄於今一遇陰霖即成巨浸廬舍蕩為魚鱉之藪居民流亡者半所存遺黎嗷嗷殘喘蓋岌岌乎殆矣仰荷皇上御極加惠元元軫念吳中重地水災疏聞則宵旰憂切迺俞輔臣之請選名御史林公以總督

治水之權久任以胥成績侍御公果能仰體德意攬

轡澄清嘗陟天目泛震澤探河之源而分别其支派

矢心盡瘁申飭羣僚而復行李觀察公以稽其事觀

察公憫時揆策相質以行鑿渠塘以備旱於高阜築

圩埂以防潦於低鄉而又於一郡一邑一鄉一村相

度下流之大小以次殺之以洩水患因民之利擇民

之勞以布之四郡行所無事智亦竭矣而猶兢兢焉

慮其有遺上之八年春復檄所司會勘未修之故而

所司以大蕩都圩報侍御公爲之區畫措授焉役興於九年春不三月而告成侍御公按而喜喜而慰勞有加邦人德之圖建亭立石以垂不朽請書其事以示思功予固樂觀者而又安敢以不文辭謹先敘圩圖之源委而及侍御公之經畧焉按蕩以大名謂其納衆流也圩以都名謂其包諸埠也圩之廣袤周圍三十里而近西則丫髻山青龍洞黄金山白玉澗四源全流而下北則茅山方山二水分流而下無以障

之驟然而雨則茫然極目與泖湖同波有以洩之則水落而陂出隨形築埂為田兩河界於腹中分為三區中曰蕩東曰邵家曰東莊曰岳家垾凡四而為一圩北曰大蕩曰張家曰蕩景曰伏草垾凡四而為一圩南曰蕩垾曰上葑曰中葑曰下葑曰張祥曰戴圩垾凡五而為一圩復有枝河二道會諸流出閘閘倚戴圩之傍名曰都圩而注於泖湖圩民聞疏築則喜而計工費則憂慼然而相告曰埂非廣而崇則災渠

非深而濶則災閘非高而固則災三年六熟渰沒無收傭養妻奴貸償官稅而逃亡者又并賠焉救死且無暇何役之能供邑令聞而悲之議申於司府請於御史臺侍御公慨然允曰治埂之工大兼用邑民而計甲以量編治渠之工小專用圩民而計田以分任治閘之費則取諸公帑而量值以全給欲興民之利祛民之災而以費計豈善卹民者耶檄下而所司申諭憲意渥如也於是圩民復欣欣然相告曰一方災疲

沾此得更生矣而邑衆之趨役者皆欣然如期無後先邑令既以蠲荒稅賑災貧而復給穀以食工之無食者而府判殫心調度郡守時一臨而勸焉於是衆益鼓舞胼手胝足取辦己力鮮慮始之難是以埂築如崇墉渠濬如深淵而閘之宜節者宛如丘陵而又疏圩之下流近而清水諸瀆遠而燕子諸港洩而無壅窒亦無滲其利也寧非萬世頼哉嗟乎予處江湖目擊時艱有關情焉夫民之利也待命於上民之災

也待命於天古語有之矣今也水潦相仍頻秋無穫愁苦不可勝狀民曰天也而天不之卹追徵之令無分荒歉日交馳於道而控籲無門民曰上也而上焉者莫之聞不知其利也人固貽之其災也人或召之非天也方今有道之世皇上奉天而選憲臣以卹災憲臣代天而布公誠以興利殷殷焉視為已辜而溝洫是勤導利是急惟以不紓民隱是懼四月圩閘一完水不為患五穀繁茂而有秋之獲視他豊歲且倍

焉是待於天者必待於人而後民可恃也不然有唐洪水下民咨矣使非待命禹而平成之澤天地能致之民哉予嘗考禹謨以評治水諸賢將以紹謨者啓後人也由昔而言文襄公居其易而襄毅公當其難由今而論襄毅公居其易而侍御公當其難均之有大造於東南也千載而下謂諸賢後神禹而興不亦東南之神禹也哉斯役也總理於上而效勞於下者御史林應訓號雲源進士福建人兵憲李頤號及泉

進士江西人知府鍾庚陽號西星進士浙江人通判楊棟號舜山歲貢浙江人知縣劉美號蓉川進士四川人縣丞吳時亮歲貢廣東人縣丞温潤恩貢河南人主簿薄延脩歲貢山西人廵檢鄧應婁大使羅焕均不容泯得並書以傳

開江祭龍神文

惟神職司利濟永底民生分方奠位以赫厥靈惟是震澤東南具區三江既入昏墊攸除歷年既久湮塞靡

常疆畎泛溢稼用弗臧時濬時淤詢諸僉謀咸謂長橋實係咽喉長橋既辟爰及吳淞二水安流三江遂通于曆簡命相厥地宜欲復故道實首於茲穆卜良辰大工伊始由湖及海經三百里總總林林億兆生氓我實董正授之規程念茲力役實惟佚道裨相勸勉神之大造我憂風雨重以祈寒惟恒暘燠神錫之安凡此疏濬曰天子命惟神效靈惟民從令凡我官屬恪勤敬承敢有怠事神其糾繩祈茲收功不疾而

速國裕民般並受其福謹用牲醴式申虔告適覯厥成永言食報

又祭龍神文

三江既入神禹之功震澤底定於呉則通惟此東江久湮不治水源壅閼為民之厲天子仁聖軫念東南疇咨元宰羣謀是叅臣末廵行恭承簡命夙夜祗慄勉圖報稱鳩工集事役不踰時相其土宜疏以導之百川可安三農無害匪臣之勞神實大賴漢塞瓠子歲

久始平豈如今日俛仰而成君相同心荷茲靈貺臣亦遇合職幸無曠自今伊始必屢豐年天府所儲仰給於田水常潤下河不溢流降福穰穰以奠千秋神協人謀敢不報賜合樂陳牲告虔明祀尚饗

水利總論

青浦縣知縣屠　隆

夫成天下之大事者其志欲銳其心欲誠其量欲虛其識欲遠其智欲習其機欲斷六善不備事罕底績古有移王屋之山者其志銳也蹈呂梁之水者其心誠

也匹夫之言可以集事其量虛也九州之大可以燭照其識遠也長途之智則先老馬用其習也狐疑之來則示玉玦貴其斷也此六善者天下之事所以成也古之聖悊大人經營天下澤被當時流照後世率用此道況水政哉夫水政者聖王之所修以利民其利害之相懸則天壤矣此非可以智嘗而懸斷談三吳水政者雖多端大約不出治水治田兩者而治田之與治水實相表裏要之治田所以治水也水之利

害繫於田水政修則田獲其利水政不修則田受其害而治水治田兩者自不可缺治田而不治水則田功罔施治水而不治田則水政尚缺均非完計也昔人之推水學者曰鄭亶曰單鍔鄭亶詳於治田單鍔詳於治水兼而用之水政舉矣請先言治水三吳巨浸厥有太湖汪洋浩淼縣亘三萬六千頃三吳諸水咸入太湖而分注三江以入大海是吞吐元氣翕蕩東南之一大關鍵也南則杭湖天目諸山發源苕霅

等溪由湖州七十二漊而入西則金陵溧水溧陽九
陽江洮湖荆溪諸水由常州百瀆而入北有運河受
京口大江及練湖諸水北由江陰一十四瀆入於大
江東由常熟崑山之三十六浦入於大海而入江海
不及者亦由武進無錫諸港以入太湖太湖三面受
水獨湖東一面瀉之三江以入大海然三江水道僅
有吳江一十八港入江是太湖三面受水一面分流
吞多吐少易蓄難洩水口一有鯁塞則停緩無力天

時一遇淫雨則泛溢為災是水口之宜通而不宜塞彰彰明甚也太湖之水由江入海大江之水日接海潮江水清而海潮濁海潮每來常有淤塞江水清駃隨輙滌去以故向無水患自吳江將洩瀉太湖一帶故道建長橋築挽路以便漕舟水道始梗泥沙淀積而太湖之水往往漫衍矣況三吳地形東來漸低蘇州為常鎮之下流松江為蘇州之下流蘓松並海地岍反高於腹裏形如仰盂洪波流潦尤易內注太湖

水口既已鯁塞淫雨乘之大風適作海水湧入太湖既漲不能復受則常鎮諸邑之水合於蘇州而蘇州已先被其患蘇州諸邑之水又合於松江而松江之患益深蓋自有宋以來三吳水災志不絕書滄没田禾漂蕩廬舍澤國千里民化魚鱉雖朝廷下令遣官累有修濬時通時塞得失相參利害相半迄未聞有為三吳遺千百年之永利者萬歷五年朝廷乃簡命臺使者懷安林公以璽書來督三吳水利公奉命驅

馳矢謨宣力蒙犯霜露郊行野宿無間寒暑晝夜訪諸搢紳謀諸三老相地形之高下尋水道之源委權其利害察其得失深知三吳之水滙於太湖瀉於三江而入於大海既以得水利之要領而各郡各邑江湖河渠浦港浜塘之類條分縷析又無不合治水之機宜是以數年之内水利大興今總四郡之成事約而言之則瞭然矣開吳淞江壅塞四十餘里以復大江入海之故道濬吳江之吳家港長橋南北灘𪓟山

湖口使太湖積水徑達於松江以澱山湖直接太湖之流其來甚徑易而爛路港不足以洩之故於青浦濬小大山涇以洩澱湖之水而南入於泖又濬蹌開河以接大曹港濬横塘横泖以接蒲滙塘濬崑山澱湖諸口使湖水分注千墩道禍趙屯大盈崧子盤龍等浦而北入於江又以三泖北納澱湖南連浙水西入長洲吳江諸蕩故於華亭濬秀州官紹鹽鐵等塘金山三汊等河上下横涇沙竹岡塘金滙塘運鹽河

以洩南北兩涯之水於黃浦於上海濬蒲滙六磊竹岡等塘周浦三林都臺等浦新港黃家浜嚴茂塘以洩東西兩涯之水於黃浦總之合流吳淞以入大海又以吳淞出海之路頗覺遼遠不能徑達則泖澱北注諸水淞江或不能盡容故於崑山濬夏駕浦大瓦赤涇諸水於嘉定濬顧浦吳塘南鹽鐵北橫瀝西練祁彭越浦華亭涇南翔河湄浦張家浜以洩淞江北行之水於婁江三江並行恐難盡洩復濬太倉之吳

川塘楊林塘七浦塘潞漕塘杜漕塘洪泗浦以洩陽城巴城諸湖東行之水而入海濬常熟之白茆塘許浦梅李塘福山塘耿涇塘三丈浦以洩尚湖昆承湖及毘陵晉陵諸水徑入大江濬江陰之東西雷溝舜河利港北横河九里河山塘河青暘河以洩五瀉河芙蓉湖諸水以入大江其治水次第如此故太湖有所洩瀉三江有所分注泉水盡治下流俱通下流既通上源宜導於是濬宜興之西沈裏河百瀆武進之

白鶴溪金壇之荆城港及長蕩之裏河徐村陰封等
河洩長山洮湖荆溪之水而分入太湖運河濬武進
之孟瀆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鐵猫港以洩潤州上
流諸水而入大江上源既導則下流可接下流既通
則上源益順又恐新洋江過於深濶分引江水北流
引入渾潮將來不無淤塞之憂故於夏駕口慢水江
口並建二閘時乃啓閉慎乃宣防庶幾水不外趨潮
不倒注吳淞之通可垂久遠而水利興矣水利既興

田乃可治治水而不治田豈惟田功之虧終為水政之缺何也葢三吳雖號稱澤國低窪而中間田畝亦自有高下高田十居二三下田十居六七高田所患在旱下田所患在水而兩者利害又每相懸大旱之歲水涸圩出低窪下田幸而一熟而高田則已盡枯大潦之歲水浸上行岡阜高田幸而一熟而下田則已盡沒是惡可不為之所也下田所患在水則不可無障而所以障其水者圩岸也高田所患在旱則不

可無蓄而所以蓄其水者溝渠也下田不修圩岸則太湖雖通而適遇水潦一時洩瀉不及者何以障水而免患高田不濬溝渠則江海雖大而適遇旱暵江海流注不到者何以蓄水而灌田於是公又條為治田六事刊布書冊移檄有司而又力勸親督高田令濬溝渠下田令修圩岸令諸郡各邑犁然舉行溝渠濬則高田有以蓄水而旱不能為災圩岸修則下田有以障水而水不能為害是治田之事正治水中之

最切要者也故曰治田治水相為表裏治田所以治水也三吳之言水利者代有其人與水利者累聞其事而策非萬全功成小補未有建碩畫垂永久如今日者也良由公之志鋭而心誠量虛而識遠智習而善斷志鋭則前無畏途心誠則精貫金石量虛則下情悉達識遠則利害畢照智習則事至不迷善斷則機來無失故其建立非凡而成就宏遠也隆忝公屬吏嘗相從畚鍤間日挹公丰采聞公議論觀公作為知

其事之始末頗詳是以不辭庸鄙而為之著論以俟

後之君子有所考鏡焉

侍御林雲源吳中治水後序

刑部郎中錢有威

聖上軫念江南水利命侍御閩中林公董理其事公至之日釐侵決淤首闢漕渠既而念曰漕務誠重隄防川澮一或不備旱潦薦臻民受其飢漕安所出乃相地形披載籍決三江之壅蔽導震澤之委積其中爲塘爲浦爲河爲溪爲涇爲港爲溝爲閘者百有餘所悉加濬鑿條引縷析綱挈目張蓄

洩宣節各有成式俾民水不患汨旱不患槁公私並利漕計無虧詳具諸名公圖序説中先是歳穀不登民雖知水然狃於故常驟聞公議猝有煩言公毅然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佚道使民久當自定遂跋涉胼胝首當其衝決排濬導以次而舉厥有成績而又連值大水若將試公之功而信公之説者葢聞諸故老東南水患正德庚午為最次則嘉靖辛酉以及於今顧辛酉淫潦纔及昏旦遂

爾淪沒乃今雨輙浹旬甚至彌月向使川澤不除有若往昔民之墊溺將何底止議者徒知洪水為災漂溺竟免而不知廟堂之規畫我公之濬導有以殺其勢而消其毒也豈陰受其賜而不及察者與公乃不張功不避讓直以狀聞竟得賑恤尤人所難而又以其餘日躬歷郡縣督率屬吏省巡阡陌修築隄防務崇務廣災而不害余嘗課築農畝順流而東涉沙湖遡新洋泛吳淞閱青浦往返二

百餘里得以遍覽公所疏濬處一一與圖符契兩涯削峙如墉如櫛民將自此蘇矣昔周夏二公治水吳中民初不便詢諸父老父老對曰相公開河功多怨多千載之後功在怨磨二公斷而行之功施到今公踵其後甫及三載民已愉懌然則歌功德者又豈待於千載哉由是知事在天下患在不為安有為而不成者也

三吳水考後序

吳江知縣徐　元

桂史林公祗奉朝命來治東土水政越有三載始克底寧乃還奏天子以報成功復著水考凡十六卷不佞讀之卒業乃喟然嘆曰苦心哉何其詳且確也夫三吳古稱沮洳北枕大江西承天目囊橐震澤延袤三郡而東注之海自吳淞為潮水所蝕歲久壅淤而下流始澁邇者一值霪潦腹土驟漲無由宣洩千里沃壤悉巨浸矣大司農課為之不

登天子憫元元之昏墊也乃錫璽書命公克治水使者往理焉公下車悉心勤訪詢謀庶尹不遺側微考厥源委審彼原隰相其埇瘠櫛風沐雨餐烟觸浪躬履險厄罔恤勞悴不踰時而三吳之疆理若鑑在握於是開長橋灘以通震澤之咽喉開吳淞江以通太湖之門户濬青浦山涇以聯澱泖之經絡導昆承太倉戚虞涇以復三江之故道濬白茆塘以寛諸浦之襟懐濬常鎮諸川以分上流之

衝瀉其他為河為蕩為港為瀆為壩為閘凡可節
宣水勢者靡不一一規畫又慮田以水為命設流
滑不蓄則土遇旱而立枯流滯不爽則窪壤遇潦
而隨汩乃命溪之淺者淵之隄之卑者崇之務令
水不傷田田不渴水溝洫涯岍封植堅完程不苟
辦力不浮驅三易寒暑而功始就由是三吳之水
若人血脉然灕灕暢矣徐司空所謂並流不至妨
礙野潢不至外逸平潮不至倒注錢司寇所謂水

不患汨旱不患槁者誠知言哉誠知言哉竊嘗頌
禹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厥功尚矣嗣是以治
水垂聲者世不乏人逮我昭代有夏忠靖公周文
襄公繼董水政並樹顯烈吳民至今祀之不替今
撚公所處較之二公尤稱難焉二公統撫畿服諸
郡錢穀歲有存積任其調遣朝廷復出水衡錢佐
之故二公得肆力展布若今則公私俱困賦額外
不加一錢公極力鳩聚斥羨裁約以克經費且市

力於民不以勢役故民爭趨而不告勞是公之難
難於二公一也國初濵湖下流積淤成土者野曠
瀰渺叢生蘆葦為魚鴈墟巳耳二公就以濬闢無
煩索之民也若今則為豪右所占恃為永業公悉
奪而歸之湖沉其膏腴而民不見怨是公之難難
於二公二也二公雖於水患之後用奏成績而天
未必重為之困也若公則相度經理甫有端倪而
滔霪踵歲海潮内溢瀰亘迂邈公乃殫精疲形晝

率夕計宣導横潰卒以殺其勢而薄其毒使當是時無聖天子之雄斷與廟堂之成筭在幾何而不為浮議所揺哉今之覩安流者寧知公之勤劬也是公之難難於二公三也愚以為即起二公而問之亦必避席矣吾不知三吳之民何以報公也說者曰公之績誠偉矣而是書無乃衒厥美以示侈乎余曰昔有東垣丹溪二氏以善醫鳴起人疾百不一爽復遺其書於後人曰某病當以某治某方

當以某用何不自隱其術以稱絶技哉此無他懼後之醫以庸術悞人也今水利考之作也其二氏之用心乎其二氏之用心乎使後講水利者踵而行之無敗政矣吾是知仁人之愛博也元丞之最後不能執公之役以分公之勞雖長橋灘之役亦得效其尺寸而公之績告成矣太學周君大韶荷公以為材而指使之因其粗述顛末而藉知公之苦心於民也乃敢僣言於末簡俾後世知我公之

心云

三吳水考後序

武進知縣孫一俊

三吳涌川開瀆延控江海葢自昔所稱水國矣考之圖志震澤介浙西吳郡之中而毘陵實據其上游其西南為七十二漊受天目苕霅諸山泉之水西北為荆溪百瀆受建康常潤諸郡之水諸水以三面總滙於澤而獨以澤東三江為尾閭夫其來源既猥盛其委流之江道復填堙三吳之水所從來矣歲丁丑川启揚波天吳薦殃歲饑民且轉徙

大司農屢以詘告主上眷注元元下廷議推選臺
臣負夙望鴻猷者往督其事惟時閩海林公首膺
簡命公至勞問吳中父老發視圖經治洄沮洳萑
葦廉知治水狀於是濬白鶴荊城濬西沈裏河濬
百瀆九曲節宣上源治吳淞沙壅治劉河下流治
黃浦上流以復三江諸灑渠通川不在三江洪流
之數者無慮千百經畧既具復條治田六事俾郡
邑長吏丞尉專官督治塍圩溝洫用備蓄防凡四

年所矣惟此吳民火耕水耨而登粒食惟此漕司

伐鼓揚舲而給轉輸功施於今境內乂安予不佞

距澤西南數舍而遥自髫齓時從搢紳先生後於

吳中水利稍習頃以下吏承乏晉陵受公指畫從

事芙蓉溝渠諸役稅止農郊覩曩所經畧之蹟退

而伏讀諸生周大韶等所次序水考而知公治水

吳中比之往哲難數倍焉當熙宣之際溢水為災

三江遞塞夏忠宣以司農卿奉璽書經畧方是時

境安而民富力役贍給先皇帝且賜手書特遣寺臣慰問度支不足則出内帑金錢數十萬緡佐給之然夏駕新洋之役未幾而吳中又告水矣已復特遣督臣發徵徒賦皆繇力也約擱濬導工在湖江堇堇乎什二三耳公身當積弛之後前人故蹟半在烟莽而所在凋殘勢又不得役此枵民以就役乃其經畫厝注帖然脫蒼赤於魚龍而還袵席此非秉心淵塞明信任人破拘攣之見廓神運之

才而不膠固於利害何以致此夫有非常之人而後能勝非常之任顧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其公之謂乎其公之謂乎考目凡十一一詔令二水源三水道四水年五水官六水議七水疏八水移九水田十水績十一水文篇首繫以帝誥總為卷一十有六刻既成諸文學謂予不佞辱公任使之末且治境伊邇產地當有言於簡末諸不具論敘治蹟大都以告來者

三吳水利考後序

諸生王穉登

吳故蛟龍之國三江五湖濵帶藪澤於古稱沮洳矣歲乙卯庚辰之間蚩尤旗出牛女霪雨累月百川横流阡陌壊者十五大司農奏課之不登天子惻焉憫元元之墊溺降徳音勞問江南諸父老咸謂水政之不飭民庶鮮食以貽陛下憂於是詔臺使者出行水釃渠決川如漢宣房勺陂故事今侍御林公有聲南臺中藉甚羣公卿士相與推轂於

朝舉公為督公既奉璽書殫智術畢思慮上下原隰忘其胼胝繡斧所臨悉召文武吏士三老嗇夫使前咨諏相度審厥形勢察利病之原考通塞之宜為之弭節回車者再四而後三吳水利之説一經一緯脉絡井如曲折縈紆爍若掌上然且推擇羣吏指授機宜集胥徒陳畚鍤土石陶冶竹木藁芻之費一一既具堙者鑿瀦者泄淤者決半者濬且導由川入江由江入海而水之東下若建瓴矣

大要合東南水利而論首天目而尾閭於海五湖心腹也三江腸胃也腸胃心腹病而首尾之脉離故復吳淞之故道俾走海分諸浦之亂流俾走江吳淞為正脉東婁二江輔之諸浦又輔之在江南北者不同而治之之法亦異治江南之浦宜廣而深欲其引湖東注以壯此江也治江北之浦宜狹而淺懼其分水北趨以耗此江也凡易寒暑者幾而政平人和羣僚厎績謳歌載塗民有生氣公則

恐然罔有德色曰使者之盡瘁于菰蘆力且竭矣其濟則天子之靈也廟堂之筭也僚佐之賢勞也民萌兆庶之子來也於使者何有雖然其猶有周爰之二三策在繼今者非是曷取徵焉乃勒成為書十六卷使夫覽者若誦禹貢于軺中奏河渠於馬首公之功寧有涯哉夫水德之在天壤雖習坎成性而氾濫靡極消消失序禍終懷襄非夫畧不世出之英疇克纘神禹之無事鑒白圭之鄰壑乎

後之行水者取公是編世世守之神明其意變化其説無徒枝梧苴塞以苟目前之安即七九之阨何損於堯湯而吾儕小人抑庶幾哉其幸而爲不魚也已

三吳水考卷十六